



1967年普利策文学奖
196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THE FIXER
BERNARD MALAMUD

修配工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著
杨仁敬 译

被无端诬陷的犹太人饱受反犹政府折磨的惨痛经历
战后重要的美国犹太小说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受苦教我懂得的是：受苦是无用的。”

与艾萨克·辛格、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齐名的美国犹太作家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影片《我无罪》原著

THE FIXER
BERNARD MALAMUD

修 配 工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著
杨仁敬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配工/(美)马拉默德著;杨仁敬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21-5962-8

I. ①修… II. ①马…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5982 号

Copyright © 1966 by Bernard Malamu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ussell & Volkening, Inc., a subsidiary of Lippincott Massie McQuilkin,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6-320

总策划:黄育海 陈 征
责任编辑:陈 蕾
特约策划:潘丽萍
封面插图:高 昱
装帧设计:高 昱

修配工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著
杨仁敬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25,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62-8/I·4765 定价:48.00 元

第一章

1

雅柯夫·鲍克住在砖厂马厩上面的一个房间。那天清早，他从十字形的小窗口往外看，发现人们穿着长大衣往什么地方跑，个个朝着一个方向。“我很不好受，”他心神不安地想，“准是出了坏事啦。”俄罗斯人从坟场四周的大街小巷出来，冒着春雪单独地或成群地往那深谷山洞的方向赶去，有的从崎岖不平的卵石路中间跑过去。雅柯夫急忙将存放卢布银币的小锡罐子藏好，然后奔下楼到厂里，看看这阵骚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问了正在乌黑的砖窑附近闲逛的工头普罗斯柯，但是，普罗斯柯啐了一口痰，什么也不说。厂门外有个农妇，面容瘦削，头披黑头巾，身上穿得鼓鼓的。她告诉雅柯夫：附近发现了一具小孩的尸体。

“在哪里？”雅柯夫问，“多大的小孩？”

但是，她说不知道，便匆匆走开了。

第二天，《基辅人》报纸报道：一个十二岁的俄罗斯男孩基尼娅·戈洛夫，在距离砖厂不到一俄里半的一个深谷的湿洞里被谋杀了，他的尸体是两个名叫卡基米尔·斯里万诺夫和伊凡·谢斯津斯基的男孩发现的。他俩的年纪比他大一点，都是十五岁。基尼娅死了一个多礼拜了。他浑身刀伤，鲜血都流光了。他的葬礼在砖厂附近的坟场举行之后，有个汽车司机叫里斯特捎来一把传单。传单上指责这桩谋杀案是犹太人干的。雅柯夫仔细地看了一张，发现这些

传单是黑色百人团印的。传单的封面上印着他们那个帝国双头鹰的徽章，徽章下面写着：“将俄国从犹太人手中拯救出来。”那天晚上，雅柯夫在房间里像着了迷似的读着：“这个男孩为了宗教的原因而流血牺牲了，因此犹太人可以把他的鲜血收集起来，送到犹太教堂去供逾越节做未发酵的面包之用。”虽然这是顶荒谬的，他却有点怕。他站起来，坐下又站了起来，走到窗口，然后匆忙走回来继续看报纸。他挺担心，因为他做工的砖厂恰好在卢基安诺夫斯基区。这个区是不准犹太人居住的。他在那里已经住了几个月了，用的是假名，又没有居留证。他生怕报纸上威胁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他出生还不到一年，他父亲就在一次事件中给枪杀了——那还谈不上一次什么大屠杀呢！其实那是毫无意思的：两个醉醺醺的士兵开枪把三个在前面赶路的犹太人杀了。他父亲刚好是第二个。但是，雅柯夫上小学时，躲过了一次大屠杀——哥萨克人历时三天的袭击。第三天早晨，房屋还在燃烧，雅柯夫和其他六个小孩被带出他们躲藏的地洞。当时，他看到一个胡须乌黑的犹太人，嘴里塞着一条白色的香肠，正躺在路上一堆血迹斑斑的羽毛里。一头农民的猪紧咬着那个人的手臂。

2

五个月前，在十一月初一个温暖的星期五，第一次大雪还没有降临到这个犹太人居住的小镇。雅柯夫的岳父赶着骨瘦如柴的马和东歪西倒的车子来了。他是个瘦骨嶙峋，愁肠满腹的老头子，身上穿的衣服快散掉似的。他看起来好像是由枯枝用鞭子鼓打的气体装配起来似的。他们两人坐在冰冷而空荡的屋子里，共饮最后一杯

茶。屋里死气沉沉、凌乱不堪，雅柯夫的妻子拉伊莎对他不忠，离家出走两个月了。斯莫尔年逾花甲，嘴上蓄着乱蓬蓬的灰胡子，眼角挂着黏液，前额布满了一条条深深的皱纹。他把手伸进长袍的口袋里，掏出半块黄色的方糖递给雅柯夫。雅柯夫摇摇头。斯莫尔是个小商贩。他变成他女儿的嫁妆——他没什么给她陪嫁，只好在方便时出出苦力，帮帮忙。他吮了一口放糖的茶，而他的女婿则喝他那不放糖的茶。这茶喝起来味是苦的。他便埋怨生活。老头子虽然不责怪任何人，却不时地对生活评议一番，或问些不痛不痒的问题。雅柯夫沉默不语或简单回答几句。

斯莫尔呷了半杯茶，叹着气说：“用不到成了预言家就能知道你为我女儿拉伊莎的事在骂我。”他悲伤地说着。头上戴的那顶硬帽子，是他从附近小镇上的垃圾桶里拣来的，一滴汗就粘在头上。但是，作为一个教徒，他并不在乎。此外，他还穿着擦满补丁的长袍，一双干瘪的手从长袍里露出来。他的鞋子很肥大，他没有靴子，跑路穿这个，到处流窜也穿的这个。

“谁叨咕过什么？你自己在骂自己吧！你养了个妓女。”

斯莫尔二话没说，掏出一块脏的蓝色手帕，慢慢地哭了。

“那么，你如果原谅我，为什么你几个月不跟她……能这样对待妻子吗？”

“没那么久，好像是几个礼拜吧！……”

“你为什么不听听我的恳求，去找找拉比¹呢？”

“别叫他来管我的事。我也不管他的事。总而言之，他是个无知的人。”

1 拉比：犹太教名词。专指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教律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你总是缺乏慈悲。”斯莫尔说。

雅柯夫勃然大怒，站起来说：“别跟我谈什么慈悲。我一生究竟有了什么？我有什么可给的？我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孤儿。我生下来才十分钟，我母亲就死了。而你知道我可怜的父亲后来出了什么事。如果有人为他们祈祷的话，那也是几年后的我了。假如他们在天堂门外等着，那可要等得很久很冷啦，但愿他们别再等着。我那苦难的童年是在臭气冲天的孤儿院里度过的，我好不容易才活下来。我在梦中吃，也在吃中梦。我善于学习语言，学过希伯来文，但关于律法，我懂得不多，犹太法典我懂得更少。不管怎么说，我懂一点《诗篇》。他们教我一种手艺。我十岁时当过五分钟学徒，这我倒并不感到遗憾。所以，我就去工作——那也算工作吧！用我的双手工作。有人说我很‘平凡’，说句实话，很少人懂得究竟谁真的是平凡的。对于那些看起来像是派头十足的人，我们倒要仔细看看。卖酒贩子维斯柯夫，在我看来是个平凡的人，可他搞到的全是卢布。当他开口闭口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它们叮叮当当地作响。而我自己呢，学的是不同的科目，尤其是我被抓去当兵以前，自学了一口地道的俄语，那比向农民学的要好得多。我虽然懂得不多，但我是靠自己努力学来的。学了一点历史和地理、一些科学知识和数学，以及一两本斯宾诺莎¹的书。我学得不多，但总比不学好一些。”

“虽然我们谈的大部分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对你是信任的，”斯莫尔说。

“让我把话讲完吧。我为了糊口，不得不靠双手去劳动。一个

1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人没有本钱能干些什么？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但能干的事不多。什么东西破碎了，我就去修配一下。当然，要是谁的心碎了，我就没办法。我们这个犹太人居住的小镇上，样样东西都是支离破碎的。如果他家的屋顶漏雨了，也许他恰好从屋顶的裂缝可窥视上帝，他还用为漏雨操心？谁肯出钱叫个人去修一下？就说他要修吧，他也不肯付钱。即使他叫我去修了，我有一半时间等于白干。如果我碰上好运气，也许可弄一盘面条吃吃。这里是从来没什么好机会的。坦率地说，我的心情很不好。”

“机会嘛，你不用跟我提了……”

“俄日战争时，我给抓去当兵，可是到了军队，战争就结束了。谢天谢地！我一生病，他们就把我踢出来了。一个患气喘病的犹太人他们是不屑一顾的。谢天谢地！我回来后又靠我的破残的手指勉强度日。我遇到你女儿时开始去长期奔波，后来我就跟她结婚了。可是五年半以来，她不曾怀孕。她不给我生孩子，我有脸见人吗？现在，她跟着她在小旅馆遇到的一个陌生人跑了，我敢肯定说这个人不是犹太人。这已经够受的了，谁还要再受罪？我可不要人们来可怜我，也不要他们怪我这么不近人情。我什么也没有做过。这是上帝恩赐的，我清白无罪。我做孤儿的时间太长了。我在这个像坟墓一样的地方待了三十年，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变卖我所有的家产得来的十六个卢布。请别跟我谈什么慈悲，我实在没有慈悲可发的。”

“尽管你得不到慈悲，你对别人也要发发慈悲。我不是指钱。我是说对我的女儿。”

“你女儿不配。”

“我带她跑遍了所有城镇，她找了一个又一个拉比，可是没有

一个说她会生小孩。她身上有了一个卢布，就跑去找医生，但他们给她的回答是一样的。找拉比看还便宜些。所以，她就跑掉了。愿上帝保佑她！即使她是个罪人，她是属于上帝的。她有罪，但她太想要一个孩子了。”

“让她永远跑掉吧！”

“她做了你多年的贤妻。每次你遇到了不幸，她都为你分担了。”

“她造成的不幸，她就该分担。直到她逃跑前的最后一分钟，也许是最后一个月，或者再早一个月，她都是个贤妻。但是，逃跑就是她的不贞。她活该染上黑死病！”

“上帝，”斯莫尔站起来嚷着，“不许你骂人！”

他眼里迸出怒气，把修配工大骂了一顿，然后从屋里溜了出去。

雅柯夫只留下身上衣服，把别的东西全卖光了。他的穿着打扮，活像个农民：绣花衬衫，裤子外面系着皮带，裤腿塞进皱巴巴的高筒靴内，身上披着一件农民的棕色羊皮袄。羊皮袄已很破旧了，全是补丁，有时还可闻到一股羊肉味。他随身带着他的工具和几本书：斯米尔诺夫斯基的《俄语语法》，一本《生物学入门》，一本《斯宾诺莎选集》和一本至少有二十五年之久的破旧的地图册。他用一条打结的细绳子把这些书扎成一小捆，将工具放在捆住袋口的面粉袋里，横切刀伸出袋子外面。他还用报纸卷着一点食品。他几乎没丢下什么破烂的家具——有个废品商说如果他给点钱，他就代他拿走——两套破碟子也卖不掉，斯莫尔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使用也好，砍掉也好，烧掉也好，这些东西是一文不值的。拉伊莎给了她父亲两套，这跟她自己留着没多大差别。但是，斯莫尔用一匹马和那个车斗可换到一头挺不错的母牛。这样，他就能接管他女儿小小的乳品生意。这可能和做小买卖花的本钱差不离。他是雅柯

夫所知道的买空卖空的唯一的人。他用零零碎碎的东西去换真的戈比。有时，他不用什么东西就搞到猪鬃、羊毛、谷物和甜菜，然后小批量地卖给农民鱼干、肥皂、头巾和糖果。这就是他的天才。他就靠这玩意儿，奇迹般地混日子。“给我们牙齿的上帝，会给我们面包的。”然而，从他嘴里却闻不出什么——那既不是面包，也不是别的东西。

雅柯夫是个瘦瘦高高的忐忑不安的人。他穿着松散的衣服，戴着尖尖的帽子。他的耳朵大大的，双手又脏又硬，肩膀宽宽的，满面愁容，灰色的眼睛有点闪闪亮，头发是棕色的，鼻子有时像犹太人的鼻子，有时却不像。拉伊莎跑掉后，他刮掉了微微发红的短胡须。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斯莫尔警告他说：“你把胡须刮掉，就不像你的祖先了。”打从那时候以来，他受到了不止一个犹太人的奚落，说他看起来像个非犹太人。可这既没给他带来痛苦，也没给他带来欢乐。他看起来是年轻的，但他感到老了。这一点，他并不责怪什么人，也不责怪他妻子。他只责怪自己的命不好，因而只好原谅自己。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表现在他的行动上。他的行动，一般比他应该做的快些。虽然考虑到他能做的事那么少，他总是做一点。他毕竟是个修配工，总不能让自己的双手闲着吧！

他将他的东西扔在没有篷盖的车斗上。车斗下面两个后轮之间挂着一只脏水桶。他看到这匹老马的外貌就打心里不高兴。这匹马是头光秃秃的牲畜：细长的腿，皮包着骨的棕色身躯，呆滞的大眼睛。可是它跟斯莫尔倒相处得不错。他俩相安无事，彼此无所苛求。这匹老马一高兴起来就拼命干，而斯莫尔也往往纵容它。然而，在这疯狂的世界里，有点拖拉究竟算得了什么？反正他明天成不了富翁。雅柯夫自己生了自己的气，干吗要了这匹老弱的牲畜

呢？但是，想想跟斯莫尔交换虽然不占点便宜，总比把那头母牛换给农民什么也捞不到要好一些。农民是很想要这头母牛的。丈人的血比水浓嘛。他和斯莫尔毕竟还是亲家。这里四周虽然没有火车站，赶马车的人也只是每两周为旅客跑一次。雅柯夫要是不把这匹马和车斗拿过来，还是可以上基辅去。斯莫尔打算帮他赶三十俄里左右，但雅柯夫倒喜欢躲开他，独自去旅行。他心里琢磨着：一旦进了城，就能把这匹马和车斗权当个大货车卖掉。如果不卖给屠宰夫，卖给废品商也能弄几个卢布。

那头黑乳房的牛德瓦拉正在茅屋后面的地里，在一棵光秃秃的白杨树下吃着草。雅柯夫走出去看它。这头白色的牛便抬起头，望着他走近。他拍拍它瘦削的肋腹。“再见，德瓦拉，”他说，“祝你多福！把你剩下的气力献给斯莫尔吧！他也是个穷苦人。”他想多说几句，但说不出来。他顺手拔了一把柔软发黄的草给牛吃，然后回到马车这边来。斯莫尔又出现了。

虽然他像是抛弃我的那个人，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举动？

“我并不是回来跟谁打架，”斯莫尔说，“对她做的事，我不想包庇。她伤了我的心，跟伤了你的心一样。不仅如此，拉比说她死了，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很难受。不管怎么说，她总是我的独女。难道我们还要多死几个不成？我不止一次地骂她，但我祈求上帝不要听到。”

“好吧，我就走了，”雅柯夫说，“好好照料这头牛吧！”

“不要走呀！”斯莫尔说着，眼睛里露出可怜的神色，“你在这里待下去，拉伊莎也许会回来的。”

“她回不回来，谁感兴趣？”

“要是你耐心一点，她就不会离开你的。”

“已经五年，快六年了，够耐心的了。我受够了。也许我可能等上法定的十年，但她跟一些不三不四的陌生人溜走了。我确实受够了。谢谢你。”

“谁怪你？”斯莫尔悲伤地叹着气。过了一会儿，他问道：“雅柯夫，你身上带了些烟丝，能让我做支烟抽抽吗？”

“我袋子里空空的。”

斯莫尔轻快地擦擦他的干手掌。

“所以，你没带，你没带。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干吗到基辅去。那是个危险的城市，那里有许多教堂和反对犹太人的。”

“我一开始就受骗了，”雅柯夫痛苦地说，“我个人的经历，你已经知道了。不用说在这里住的日子，除了在军队里的几个月外，我的一切经历你都知道了。犹太人住的小镇是个监狱，从克梅尔尼特斯基时代到现在，什么变化也没有。这个小镇衰落了，犹太人也在小镇里衰落了。这里，我们全是囚犯，用不着我跟你说。因此，我最后决定：现在是到别的地方碰碰运气的时候了。我要去谋生。我要去见见世面。近年来，我读过几本书，知道各个地方变化惊人，可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并不要求去西藏。我感兴趣的是我在彼得堡的见闻。以前谁曾想到白夜呢？但，这是科学的事实。那里确有白夜。我离开军队时，就想尽快地离开这里，但有些事把我给缠住了，包括你女儿。”

“我女儿一跟你结婚，就要离开这里，可你不愿走。”

“不错，”雅柯夫说，“那是我的过错。当时我以为这里不会再变坏下去，一定会渐渐好起来。结果我都错了，现在够受就够受吧！我最后选定了自己的路了。”

“在犹太人定居点以外，唯有那些有钱的犹太人和有技术的知

识阶层才能搞到居留证。沙皇不要穷犹太人留在国内，至于斯托雷平呢，让他的肺烂掉，拖着他去见阎王。呸！”斯莫尔从两个指缝间啐了一口痰。

“我没受过教育，当不了技术员。但是发财我倒不反对。正如俗语所说的：为了做个百万富翁，我愿把自己最后的一件衬衫卖掉。也许，碰碰运气，我在外地可以发家致富。”

“外地怎么样，”斯莫尔说，“我们这个小镇也怎么样：有许多人，有他们的苦难和忧愁，有各种各样情况。但是，这里，至少有上帝同我们在一起。”

“上帝曾同我们在一起，可是哥萨克人骑着马冲来了，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他正在厕所里吧？那是他住的地方。”

斯莫尔做了个鬼脸，但他让雅柯夫说他的。“将近五万名犹太人住在基辅，”他说，“他们给限定只能住在几个地区。如果发生什么新的大屠杀，他们免不了会首当其冲先遭殃。较大的地方比这里遭殃更快。一听到他们的狂叫声，我们就跑进森林里去。你为什么要径自跑去落入黑色百人团手中呢？让他们给吊死见鬼去吧！”

“事实是：我是个具有各种要求的人。我永远不会满足，至少在这里是不满足的。该是出去碰运气的时候了。人家总说：换个地方就会时来运转。”

“大约从去年起，你变了个人啦，雅柯夫。你究竟有什么要求是这么重要的呢？”

“我那些要求是很迫切的，简直不能过夜，使我睡不着觉。我跟你说过，这些要求是：时常能吃饱肚子，找个挣卢布的职业，而不是仅弄点面条吃吃。还有，如果有机会就受点教育——我不是指工人业余学点犹太教的经文。那些东西，我自己已经学够了，我想

知道的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

“你所说的一切全在经文里边。经文是学无止境的。抛开那些邪恶的书吧！雅柯夫。那些不干不净的书。”

“没有什么邪恶的书。邪恶的是怕这些书。”

斯莫尔松开他的帽子，用手帕擦擦眉毛。

“雅柯夫，假如你到外国去，不管你是不是穆斯林，为什么不到巴勒斯坦去呢？在那里，一个犹太人能看到犹太人的树木和山峰，呼吸犹太人的空气。哪怕我有半点机会，那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在这贫困的小镇，我过着乞丐般的生活。现在，我要去基辅试试。如果我在那里能过着像样的生活，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如果不行，我会作出牺牲，积点钱，到阿姆斯特丹坐船去美国。总而言之，我本钱不多，但我有许多打算。”

“不管有没有打算，你这是自找麻烦。”

“我决不会去自找麻烦，”雅柯夫说，“好吧，斯莫尔，祝你幸运！快中午了，我该走了。”

他爬上马车，伸手抓住缰绳。

“我陪你坐到风车那边，”斯莫尔上了车，坐在另一边。

雅柯夫取出老头放在鞭插中的桦木鞭，抽了一下马背。这鞭插是在座位边上钻的一个洞。老马起先惊跳起来，猛跑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道路中间。

“我这个人从来不用鞭子，”斯莫尔说，“只把鞭子放在旁边作为一个警告。如果马偷懒，就让它知道鞭子在那儿。它好像喜欢听我提起鞭子似的。”

“假如情况真是这样，我宁愿走路。”

“不要急！”斯莫尔咂咂嘴唇说，“快跑，我的乖乖——它太虚

弱了。雅柯夫，你什么时候能搞到燕麦，就给它吃一点。草吃得太多，它就容易泄气。”

“它泄气，就叫它放屁！”他轻轻地拉着缰绳。

雅柯夫连头也不回就走了。老马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穿过犁过的黑色的田野往前走。田野四周到处是黑压压的一垛垛干草堆。远处的左边，农民的教堂清晰可见。马车缓慢地走上坟场狭窄的石路。几棵淡黄色的柳树在坟墓中间飘拂。低低的山坡上，四周全给墓碑覆盖着。那里埋着雅柯夫的双亲，一对二十岁出头的男女。他想到他们那杂草丛生的墓地上去看看，但到了最后一分钟他又没心思去了。过去的事成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他想起拉伊莎，觉得很沮丧。

雅柯夫用鞭子抽着那匹老马的肋部噼啪作响，但老马的动作并未加快。

“我要经哈汝卡市去基辅。”

“如果你到不了基辅，那是因为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可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从一块倾斜的墓碑旁对雅柯夫喊道：“嗨！喂！雅柯夫，今天是礼拜五，拿出两个戈比，为安息日祈神赐福怎么样？慈悲使人免于死亡。”

“死亡是我苦恼的终结。”

“借给我一两个戈比吧！雅柯夫，”斯莫尔说。

“今天我一个戈比也没挣到。”

这个乞丐是个双脚很丑的男人。他诅咒雅柯夫是非犹太人。他的嘴歪向一边，眼里闪着怒火。

雅柯夫朝路上啐了一口痰。

斯莫尔做了除邪去恶的祷告。

老马开始小跑，拉着车轴上挂着摇摇晃晃的水桶的破车子颠来颠去地过了坟场小山，走下弯弯曲曲的道路。他们经过贫民院——一座破旧的房子，边上增建了一间孤儿院。雅柯夫的目光避开了这些建筑物，然后嘚嘚地把马车赶过木桥，走到镇上的闹市区。他们路过斯莫尔的茅屋时，谁也不看一眼。靠近狭窄的小河边有一家用木板堵住窗子的熏得乌黑的浴室。雅柯夫突然觉得身上痒得很，想洗个澡。他仿佛置身于浓烈的蒸气之中，用一把柔软的刷子猛擦着涂了肥皂的一边，而侍者则用水从他头上往下冲。拉伊莎常常说：上帝保佑我们有水和肥皂。几小时后，这个从墙缝里冒气的浴室将挤满为星期五晚上来洗澡的犹太人。

他们的车沿着布满车辙的肮脏的街道嘎啦嘎啦地前行。街道的一边是一些小茅屋，另一边是辽阔的杂草地。一个戴长假发的犹太女人坐在她家门口的台阶上正给在两膝间夹着的一只脖子上血淋淋的母鸡拔毛，嘴里不停地咒骂一头农民的猪践踏了她土豆园里剩下的庄稼。附近阴沟里满满的血水说明了这种屠杀的宗教仪式的经过。再远一点，一只有弯角长胡子的黑山羊给拴在一根柱子上。它对着马叫并往前冲，但是，它脖子上的绳子把它拖住了，虽然柱子倒了，但山羊也背着地给摔倒了。有些小屋的门松散了，没有支撑的地方就往下垂。篱笆都变了形，随时可能坍塌，但一点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这使雅柯夫很恼火。他喜欢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让它很好地发挥作用。

今晚，那白色的蜡烛将在那些明亮的窗子里闪烁，为了除他以外的每一个人。

老马沿着弯弯曲曲的路走向市场。这时，四周房屋的质量就好

多了，有引人注目的深宅大院，还有夏季鲜花盛开的花园。

“留给卑鄙的有钱人去吧！”雅柯夫喃喃自语。

斯莫尔无话可说。他常常说，他的心情不好，这种事就腻谈了。他并不妒忌有钱人，他只要求分享一点他们的财富——够他活命就行了。他辛辛苦苦地干活就是为了糊口度日。

市场是个巨大的露天广场，两旁有许多木屋。有些木屋一楼是商店。市场上挤满了农民们载着谷子、蔬菜、木材、皮张等等的车辆。聚集在货摊和货箱四周的大部分是妇女。他们在为安息日购买东西。虽然这个市场是雅柯夫经常去的地方，可他没跟什么人打招呼，也没有一个人跟他打招呼。

我离开这里并不遗憾，他想。几年前，我早该走了。

“你跟谁说话？”斯莫尔问道。

“我能跟谁说话？实际上什么人也没有。这跟他们无关吧！坦率地说，我的心情很沉重。说句老实话，我对这个地方可厌倦了。”

他和两个老朋友雷比斯·保利柯夫和哈斯克尔·丹波告了别。前者耸耸肩膀，后者无言地拥抱了他，就这么回事。一个屠宰手将一只母鸡又黄又粗的双脚提了起来。母鸡扑打着翅膀，粗声地尖叫着。他看到马车走过去，便对他的顾客说了几句俏皮话。顾客中有个妇女转身一看，对着雅柯夫呼喊。可是，这时马车已经走出市场。当它嘤嘤跑过去时，驱散了窝在路上的一些小鸡和一群嘎嘎叫的鸭子。

他们走近那座圆顶的教堂。这是一座墙皮剥落的黄色建筑物，屋顶上有个铁制的风标，大门是栎木的，暂时显得很宁静。它曾不止一次遭到劫掠。院子里空荡荡的，一个戴黑帽子的犹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在阳光中读着一张折叠的报纸。雅柯夫近年来很少到教